

中国十大

古典喜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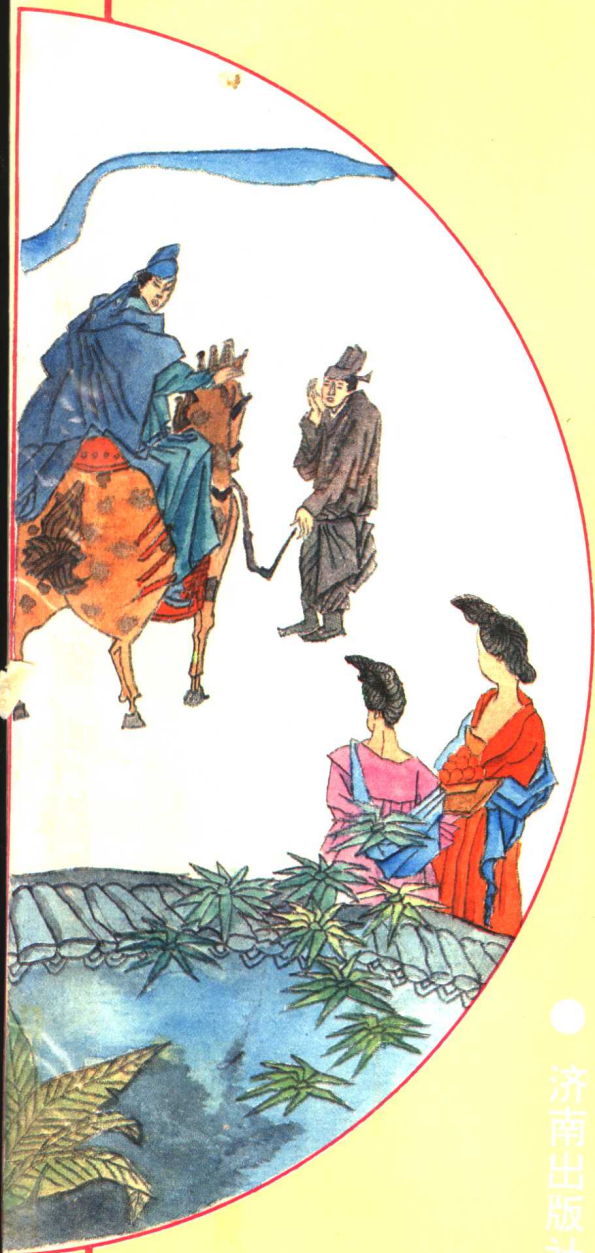
● 主编

董建文

曹明海

白话故事

● 济南出版社



中国十大古典 喜剧白话故事

主编 董建文 曹明海

中国十大古典喜剧白话故事 董建文 曹明海 主编

责任编辑:孙凤文
济南出版社出版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)

封面设计:于 峰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济南市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:8.625
字数:210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1996 年 10 月第 4 次印刷
印数 16001—21000 册

ISBN7-80572-665-5/I·97

定价:7.20 元

**副主编
编写者**

于国宏
薛国利
姜燕
钟爱平
张黎莉

薛国利
于国宏
薛世敏
孙西忠
傅刚

目 录

救风尘·····	(1)
墙头马上·····	(13)
西厢记·····	(34)
李逵负荆·····	(90)
看钱奴·····	(103)
幽闺记·····	(123)
中山狼·····	(173)
玉簪记·····	(178)
绿牡丹·····	(200)
风筝误·····	(237)

救 风 尘

原著 关汉卿

改编 张黎莉

阳春三月的汴梁城，垂柳绿桃花红。京城里有一个腰如细柳、面如桃红的著名歌妓，名叫宋引章。她能歌善舞，聪明伶俐，不但善唱，还是个才女。父亲早逝，只剩下她和母亲李氏相依为命。引章的客人里有两个人与她来往最密，一个是郑州的商人周舍，一个是秀才安秀实。

宋引章很受安秀才的文采，安秀才人又长得英俊，两个人你慕我洒脱风雅，我爱你聪明乖巧，因此两人私下里订了白头之约。可母亲嫌安秀才家中不富，又未功成名就，便劝宋引章找个家财殷实的人作女婿。

宋引章听了母亲的劝说，心中十分矛盾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要说那周舍对她也是百般殷勤，再说他是郑州周同知周大人的公子，不但有钱而且有势，只是缺少文才。但他这一年来追得很紧，宋引章也颇有些动了心。

这一天，宋引章正在屋里低吟浅唱，排遣愁思，只听门外一声高喊：“引章，我来看你了！”随着话音，周舍迈进了门。

宋引章飞红了脸，忙起身迎上，“周公子来了，近日可好？”周舍走近宋引章身边，未语先笑：“引章，我这次买卖顺手，给你带了不少衣物，不知你是否喜欢。”

见引章满心欢喜，周舍更说了一些温存体贴的话，他向引章求

道：“引章，我这次来是要定下咱俩的亲事的，你嫁给我吧，保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！”

引章低下头，“还要凭母亲做主。”

周舍一听事情有了松口，忙说：“那好，我找你母亲说去！”周舍来到引章母亲的卧房，拱手行礼道：“奶奶近来无恙？小人特来看你。”李氏笑道：“多谢你记挂。”

周舍见李氏并不厌恶他，满脸陪笑说：“母亲，引章已同意嫁我，还求你成全这桩亲事！”说罢，递上一包沉甸甸的银子。

李氏听周舍喊“母亲”，先是一惊，后见周舍递上的银子，便说：“引章早也说过愿意嫁你，今日良辰，我也不再阻挡，就许了你，只是不准欺负俺女儿！”

周舍喜出望外，连连点头哈腰，“哪敢，哪敢，我不会欺负她的。”

宋引章要嫁周舍的消息，在汴梁城很快传开了，宋引章的结拜姐姐赵盼儿也知道了。赵盼儿虽说也是个烟花女子，却不同宋引章那样软弱娇气。她侠骨柔肠，柔中有刚，不少人敬重她的为人，故而在汴梁城中也很有名气，听了引章之事，她正想去问个底细。

这日清晨，她漱洗完毕，正想去找引章唠唠，劝说一番，谁知道门外有人正急切地敲门。赵盼儿开门一看，门外站着满面愁容的安秀才。赵盼儿见他怏怏不乐，倒也猜出几分，便请安秀才进门坐下慢慢说。

“大姐，引章要嫁周舍的事，你听说了吧？”赵盼儿点点头。“当初引章要嫁给我，如今却要嫁周舍，我央你劝他劝他，别上了周舍的当。”

赵盼儿说：“我也知道了这事，妓女嫁人，本无可厚非，只是要慎重。那周舍的为人我也略知一二，我看是个花花公子。引章叫什么叫迷了心，竟要嫁他？安相公，你且坐一坐，我去劝她，劝得动正好；

说不通你也别烦恼。”说罢起身要走。安秀才也站起身来，“我不坐了，还是回家等信吧。大姐，这事还靠你多费心了。”

赵盼儿一路上走着便想：妓女嫁人可真难啊，谁不想找个称意的？可拣来拣去，待嫁个老实的，又怕一辈子难成对；想嫁个聪俊的，又怕半路里被轻抛弃。先前那些嫁了人的姊妹，有不少都因仓促成亲，还未过上几日，便挨打受骂，折磨得没了那俊模样，人不像人，鬼不似鬼，瘦得让人认不出原样。我虽然也住在柳陌中、花街内，可不能中了那些铁石心肠嫖客的拖刀计……

穿过繁华似锦、人流如织的街市，那酒楼、店铺、钱庄里的熟人们给赵盼儿打着招呼。赵盼儿似没听见，急急地穿街走巷来到了宋宅。

推门走上楼来，赵盼儿见引章正在精心地梳妆打扮，便故作不知的笑道：“妹子，这是要到哪去应酬客人哟，打扮得这般漂亮。”

“我哪儿也不去，正等着嫁人呢。”宋引章平时和赵盼儿亲密惯了，并不遮掩。

“那好，我正来给你保亲，你的老朋友安秀才就是个忠厚可靠的人。我觉得他人也好，文章也棒，再说你们也早就定了婚约，我看就嫁给他吧。”

引章听赵姐姐一说，半晌未语，她也是有些舍不得安秀才。安秀才不狂不躁，体贴入微，还教她临帖吟诗，她只是觉得不知何时安秀才能熬到出人头地，自己又想早日从良，结束风尘生涯，过上个安逸的生活，所以才决定嫁给周舍。她没有向盼儿说破这一层，只是微微一笑说：

“姐姐，若是我嫁给了安秀才，只能是夫妻俩打‘莲花落’，沿街去讨饭哩。”

“那你嫁谁？”盼儿追问。

“我嫁周舍。”

盼儿话中有话地说道：“你如今嫁人，是不是早了些？”

“有什么早不早？我听够了今日一个大姐（音同“大疖”），明日一个大姐，出了一包儿脓，我嫁一个好人家的，立个妇名，将来死了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赵盼儿有些气恼，她压住火气说：“我还是劝你三思而后行，那周舍是个浪荡公子，怕是靠不住。你年龄又小，再等等寻个好的也不迟。”

引章替周舍辨白：“那周公子不像你所说，他对我敬重着哪！四季里，夏天他替我打扇子，冬日里替我温被子，我身上穿的这些，都是他给买的，为了这，我也要嫁他。”

赵盼儿笑引章太糊涂，竟被周舍给蒙骗住了。他语重心长地劝道：“这个人在妓女中整日鬼混，并不稳重。你现在看着他甜言蜜语，一旦嫁到了他家里，不出一年半载就会抛弃你。到时候，他打你骂你，也是船到江心补漏迟了，妹子，你若不听我劝，日后受苦，可别找我。”

二人正谈着，周舍闯入屋来。他喷着满口酒气说道：“小的们，把礼物给我摆上。”

赵盼儿一见周舍那德行，心想：“你不说便罢，若开口，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。”

周舍见了赵盼儿果然说道：“赵姐姐，求你作我们的大媒吧！”

赵盼儿正眼儿不瞧周舍，轻蔑地说道：“你想让她早点为你刺绣铺床，大裁小剪，生儿育女？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的忙。”

周舍碰了一鼻子灰，心中暗暗骂道：“这歪刺骨好歹毒的嘴，我反正已成了事，不屑用你。”

赵盼儿生气地走了，谁知出了门就见安秀才候在门口。“姐姐劝得引章如何？”安秀才一脸的焦急。“这妮子是个狐魅人、女妖精，她早缠上周舍，把你忘了。”

看着安秀才垂头丧气地样子，赵盼儿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宋引章辞别了母亲，坐上了轿子，随周舍来到郑州。

一路上，周舍就想，为了要这妇人，整整磨了半截舌头，如今这美人总算让我弄到手了，可我父亲是个知府，若让别人知道我娶了个歌妓，定会被笑话的。于是他让轿夫把轿子抬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家。借了朋友一间房住下。

当夜，周舍要引章铺床睡觉，引章说被子还未缝好。周舍想，现在你攥到我手心了，要给你点厉害尝尝，显显老子的威风。他一变原来的笑脸，上去就是两记耳光，又抡起木棍便劈头盖面地打。

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引章简直懵了，她万万没料到周舍会这样无情，她呜呜地哭起来，周舍却一扔木棍，嘿嘿冷笑道：“贱人，等我吃完酒，再回来慢慢地打你。”

宋引章被周舍关在屋里，整日伺候周舍。稍不如意，就乱棍毒打。引章想起赵盼儿的劝告，就后悔莫及。却又不能解脱困境，只得暗自饮泣。

一天，隔壁的王货郎来敲门。他对引章说：“大嫂，我要去汴京做买卖，不知你还有什么事可办？”引章便想何不让王货郎捎给母亲一封信，让他们来救我。于是趁周舍不在家，偷偷写了封信让王货郎带去。

引章千叮万嘱王货郎一定捎到信，王货郎让她放心便是。

宋引章的母亲收到引章的信，只见信上写道：“孩儿自从到了他家，进门就被打了五十杀威棒。如今朝打暮骂，眼看就被打死。你快去央求姐姐来救我。”

李氏看罢信，心如刀绞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她跌跌撞撞找到赵盼儿，求她帮忙。

赵盼儿看完信，眼中含满了泪水，也自言自语道：想当初我就

好言相劝，告诉你他是个靠不住的人，今天果不然都应验了我的话。

李氏一旁哭泣道：“大姐，周舍是发过誓的。”

赵盼儿叹了一口气：“奶奶，你们也太老实了，不说周舍撒谎，哪一个不是指皇天说咒？发个誓还不像秋风过耳一般，早就抛到了脑后。”

李氏直急得抹泪：“大姐，快想个法子救她吧。”

赵盼儿稳住李氏，她思来想去，寻一个解救引章的办法。李氏眼巴巴的盯着盼儿。盼儿忽然问：“奶奶，那捎信的人走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走哩。”

“奶奶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写一个信让他捎去，叫引章按我说的行事，我一不作，二不休，非救出妹妹不可！不是我说大话，周舍这东西逃不出我这烟月老手。”

赵盼儿马上令丫环帮她梳妆打扮。匀修粉脸，细描柳眉，把云鬓蝉鬓妆梳停当，又穿上最鲜艳的上等锦绣衣服，那珊瑚钩、芙蓉扣，把个扭捏的腰胸扮得凹凸分明，玲珑剔透，丫环称赞道：“姑娘打扮得赛似活西施了！”

赵盼儿收拾停当，准备了整整两箱子衣服行李，又叫来专为妓女传信的张小闲一同前往郑州。赵盼儿做了一个秋波暗送的样子，问道：“小闲，我这等打扮，能打动那厮吗？”张小闲“扑通”仰倒在地，赵盼儿慌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“别说能打动那厮，这一会儿连小闲我也给酥倒了。”张小闲乐道。

话说这郑州也是个大地方，南来北往的人不比汴梁少。就在最热闹最繁华的街市上，酒家、店铺鳞次栉比。靠着街中心的大柳树旁正有一家客店。

这新开张的客店是周舍自家办的。他对店小二说：“小二，我让你开着这个客店，并不希罕几个房钱养家，只替我留着神，有那好

看的来客，就来叫我。”

店小二点头称是，又问道：“只是你一向手忙脚忙，我到时候上哪里找你去？”

“你来粉房里寻我。”

“粉房没有呢。”

“赌房里来寻。”

“赌房里要是没有呢？”

周舍不耐烦了，“牢房里来寻。”

店小二素知大公子的德性，整个一个臭嘴。

没过两日，这客店门前驶来了一辆华贵的马车。从马车上下来一个娇娆明艳的年轻女人。随其身旁的男仆对店小二说：“小二哥，你打扫一间干净的房儿，安排我们姑娘住下。”

店小二见来了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大姐，便殷勤万分，双手接过行李，嘴上夸着：“我们周家大公子开的店，你打着灯笼找吧，这郑州城里还没能比得上的，大姐尽管放心。”

那大姐微启樱唇：“那周公子可是叫周舍？”

店小二一惊：“原来你认识我家公子，小人可得好好照应，来，请随我到头等房间。”

那大姐又说：“小二，你安置停妥，就去把周舍叫来，你不必问我姓名，自管叫来就是。”

店小二七转八拐，好不容易从酒楼里喊来了喝得醉熏熏的周舍。周舍醉眼朦胧问道：“什么好事？”店小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，直把周舍说得酥软了身子。

周舍急切地想见到这个据说是十分娇柔、姿容非凡的标致女人。他歪歪斜斜地晃到店中一看，几乎给惊呆了。心想，好一个风流勾魂的美人胚子，又一细看，这大姐好面熟，他说：“我说这漂亮的大姐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？对，我在客店里吃酒，你弹着一架

箒，我还送你三块褐色绸缎，是不？”

那个被叫做“大姐”的女人见他佯推不认识，便不觉启唇笑道：“小的，你见过吗？”

小闲一旁答道：“不曾见过他送的什么褐色绸缎。”

“哦，是那回杭州客店停火了，我又到陕西客店去吃酒，我还给这大姐要了一份饭，对吧？”

那大姐见周舍一味地胡说八道，存心捣鬼，便一语点破，“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，今日佯推不认人，别再装糊涂了，周公子！”

周舍一听“大姐”喊出自己的姓来，也不再胡缠，“你敢情是赵盼儿么？”赵盼儿坦然答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你是赵盼儿，好，好！当初就是你来破我们的亲。小二，关了店门，打这个腿子小闲！”

小闲见事不好，忙嚷道：“你休要打我。俺姐姐带着锦绣衣服和那绫缎铺盖来嫁你，你倒打我？”

赵盼儿半嗔半怒说道：“周舍，你坐下听我说。你在南京时，我就听说你是个才貌过人的好郎君。后来见了你啊，害得我不茶不饭，只是想着你，可你不但娶了引章，还让我保亲，叫我怎能不恼呢？我是嫉妒才特来破亲的。”说着扭捏着身子靠着周舍，并撒娇地捏了周舍一把。

周舍闻着赵盼儿身上散发的香脂粉气，用手摸摸被赵盼儿捏了一巴的脸腮，真是如痴如醉，浑身通泰，恨不能一下子跪倒在石榴裙下。他陪笑道：“这，这都是我不好，误会了，不怪姐姐。”

赵盼儿却不依不饶：“我好意带着车辆鞍马奁箱来嫁你，你却将我打骂，真是一个瞎了眼的薄情郎！小闲，咱们回家去！”说罢，又狠狠地捏了周舍一把。

周舍像条上了钩的鱼，拽住赵盼儿的衣襟不放，盼儿转嗔为笑，“那好，你休出店门，就陪着我在這坐下。”周舍涎着脸说：“休说

“两天，就是一两年，我也呆下去了。”

那周舍乐得不回家，便整日围着赵盼儿转，一连三日未出店门。

第三天上，周舍正与赵盼儿对坐着喝酒，宋引章寻上门来，怒骂道：“赵盼儿你这个娼妇真不识羞，竟找上门来勾引我郎君。周舍，你别让那狐狸精给迷住魂，你要再不回家，我拿刀和你拼了！”

周舍见宋引章坏了自己的兴致，抡起棍子就要打引章，赵盼儿一把拦住，“你拿这么粗的棍子，打死了可怎么办？”

周舍怒道：“不是姐姐在这里，我打死你。丈夫打死老婆不用偿命，还不快滚。”

宋引章哭闹着走了，这边赵盼儿又扯着嗓子跺着脚哭喊起来：“周舍，你不是个东西，你在这里拿我开心，却又支使你的媳妇来骂我一场。小闲，叫车，咱们回去！”

周舍连哭带哄：“我叫她来就不得好死，好姐姐，你快息怒。”

赵盼儿止住哭声，勾住周舍的脖子，进言道：“这妮子既然不贤惠，那就要想办法休了她，我嫁给你，保准伺候得你满意。”

“我到家里就休了她。”周舍咬牙切齿。

可他刚把话说出口，又觉得不妥，“那宋引章平日被我打怕了，给她一纸休书，那贱人肯定就一溜烟跑了。赵盼儿再不嫁我，那我岂不人财两空？不行，得先把这头摠结实了。”

他死眼盯着赵盼儿说：“你得发个誓。”

赵盼儿柳眉一扬，故作嗔怒，甩了周舍搂在她腰间的手，“好你个周舍，真个要我赌咒？那好，你若休了你媳妇，我不嫁你啊，被关在屋里的马驹踏死，让灯草打折我的脊梁骨。你逼的我赌这般重的咒哩！”

周舍这才高兴地让店小二再拿酒来庆贺一番。并让小二去买彩礼订亲。

赵盼儿忙拦住，“你什么也不用买，我车上有十瓶好酒，烤好的熟羊，一对大红罗。你也别争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还分什么你我？”

乐得周舍合不拢嘴，天下竟有这等美事，不花一文钱，连人带东西送上门来。

周舍踢门入屋，凶煞恶神地斜了引章一眼，引章小心地问道：“周舍，你要吃什么茶饭？”

“拿纸笔来，写一纸休书给你，快给我滚！”

引章心中暗喜，表面却佯装哭啼，拿着休书质问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是，你休了我？”

周舍气势汹汹地双手叉腰，怒道：“你少罗嗦，快走！”

引章哭声更响亮了，她连哭带喊：“你当初要我时怎样说的？你这个负心汉，我偏不走！”周舍拽着引章的衣领往门外推，引章终于抵不过，被推出了大门，什么衣物也未带出来。

宋引章逃出了这牢笼一般的屋子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她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，看着欢快飞翔的鸟儿，心里高兴得简直要喊出来。她自言自语道：“周舍，你太痴了。赵盼儿姐姐，你好强呀！”她拿着休书，一气跑到赵盼儿住的客店。

周舍赶走了引章，哼着小调招呼人备马备轿，要迎娶赵盼儿进门。他安排停当，赶紧又奔向客店。推门一看，屋中不见人影，他察觉有诈，忙唤店小二，小二说：“他们说是回汴梁，备了马才走了。”

周舍发现自己上了当。像条疯狗一样，尾后追赶去了。

却说马车上赵盼儿和宋引章正亲热地说着话。引章感激道：“若不是姐姐，我怎么能逃出这个门。”赵盼儿说：“引章，休书呢？”

引章颤抖着从袖中摸出休书递到赵盼儿手中。

赵盼儿接过休书看了看，在引章不注意时换了一份又递回到

引章手中，“引章，你再要嫁人时，全凭这一张纸是个证明，你好好收着。”

一阵辛酸涌上心头，勾出引章的泪水，她默默地接过休书，似有千斤重。

周舍从背后追赶上来，他大叫道：

“贱人，哪里去？宋引章，你是我老婆，胆敢逃走？”

宋引章并不惧怕，她扬扬手中的休书，“周舍，是你写的休书，把我赶出门外，我再也不是你老婆了。”

周舍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过，手撕牙咬。接着又拖住赵盼儿的手，“你也是我的老婆，甭想跑了。”

赵盼儿不慌不忙地笑着反问道：“我怎么成了你的老婆？”

周舍气急败坏，数落道：“你吃了我的订亲酒，受了我的熟羊，拿了我的大红罗聘礼，还发誓嫁我……”

赵盼儿一阵大笑之后，指着周舍的鼻子骂道：“你大白天说瞎话。酒和羊，还有那大红罗哪样不是我车上带来的？”

周舍摆出泼皮耍赖的神态，对宋引章喝道：“如今休书已经毁了，你不跟我回去想怎么着？”

引章畏缩在赵盼儿身后，怯怯地不知如何是好。赵盼儿爽声说道：“妹子，休慌莫怕，撕碎的是假休书。”

周舍在围聚观热闹的人群中顿时傻了眼，连引章也给弄糊涂了。

赵盼儿将如何从引章手中换出了真休书，原原本本道来，原来，她早就防备着无赖周舍会有这一手。

周围的人听明白了原委，都哄地笑了。周舍恼羞成怒，左手拉着引章，右手拉着盼儿，拖着她们去衙门评理。

郑州府衙门内。

李公弼升堂开审。恶人先告状，周舍哭丧着脸说：“老爷，冤屈

呀，请大人明断。”

李公弼问：“告什么事？”

“娼妇赵盼儿设计混赖我媳妇宋引章。”

赵盼儿义正词严地驳道：“宋引章是有丈夫的，被周舍强占为妻，昨日又写了休书，怎么是我混赖的？”

这时，已由赵盼儿早派人通知赶来的安秀才到了衙门口，他高叫道：“冤枉啊！”

李公弼吩咐带上人来。安秀才告道：“我安秀才，聘下宋引章，被郑州周舍强夺为妻，求大人做主。”

“谁是保亲？”

“是赵盼儿。”

“赵盼儿，你说宋引章原有丈夫，是谁？”

赵盼儿指着安秀才说：“正是这安秀才。”

李公弼官服纱帽，正襟危坐在大堂上喝道：

“周舍，那宋引章明明是有丈夫的，你怎么还赖是你的妻子，若不是看你父亲面上，送你有司问罪。”

李公弼停顿一下，接着宣布：“周舍杖六十大板，罚与百姓一样承担差役。让宋引章、安秀才夫妇团圆。”

安秀才、宋引章在大智大勇、侠骨柔肠的赵盼儿帮助下，终于团聚了。望着这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，赵盼儿露出了由衷的微笑。